

《又一村》丛书

# 山中小唱

张中山

SHAN ZHONG

YANG



I267/348

张中山

四

中

小

唱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

0000026648

373937

(陕)新登字004号

· 又一村丛书 ·

山 中 小 唱

张中山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5.75印张 2插页 128千字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40

ISBN 7-5419-3120-9/I·142

---

定 价：3.30元

## 书 前 小 语

陈绪万

两辑计 22 册《又一村》丛书相继问世之后，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令人兴奋的轰动效应。京华文坛轰传道：“北京有个亚运村，陕西有个‘又一村。’！”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著文曰：“《又一村》给文坛带来了和煦的春风！”除广播、电视予丛书以青睐外，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中国图书评论》、《博览群书》、《陕西日报》等中央、地方数十家报刊，皆从不同角度给丛书以充分的肯定和评价。

我们衷心感谢辛劳在第一线上的广大书店同志对丛书的支持！

我们由衷地感谢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对丛书的厚爱！

我们亦诚挚地感谢电台、报刊和评论家对丛书的支持并佩服他们“识荆”的眼光！

毋庸置疑，丛书除其艺术价值之外，不可忽视的是其思想价值的效应。不妨从众多的读者来信中摘录几个片段——

“感谢您——《又一村》丛书的著者和编辑，是你们给予了我自尊、自信和自爱，点燃了我的理想之火。我将从泥沼中走出，踏上新的坦途，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出一片新绿……”

“《又一村》用它艺术之手，打开了我心灵的窗户，从而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广阔的世界，使我看到了美好的明天和未来。”

“久违了，文学，真正的文学！现在我案头上再不是乌七八

糟的东西了，而代替它的是“柳暗花明”，是齐齐整整的《又一村》丛书。……如今，我的居室是这么明亮，空气是这么清新。”

从书信浓郁的抒情笔调来看，多是出自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之手。读了这样的来信，我们激动、欣慰，然而感到肩头沉重。由此，深深地意识到，我们编辑不仅在为他人作嫁衣，对于广大读者，更是用和风细雨般的话语谈心的挚友，用甘露滋润干涸心田的园丁，用燭火照亮坦途的向导。

丛书已出 22 册，也算可观，加之出版社性质限制，本应刹车，但由于各方面的热情呼吁，只好出到 40 册，算个整数。此次推出的《梦楼小品》、《野山随笔》、《淡淡的却难忘》、《冬天的问答》等 18 部作品，从体裁看一如既往，有小说、有散文、有随笔、有小品、有杂感、有诗歌……。内容亦甚驳杂：山川、名胜、乡情、野趣、博物、掌故、艺海踪影、稗官野史等等，应有尽有，真可谓大拼盘也。

说到“拼盘”，似有贬意，然而它在各种筵席中，却是“第一道”。这令笔者又想到 30 年代俞平伯先生的《杂拌儿》来，所谓“杂拌儿”，正取“拼盘”之意，也唯其“杂”，方适合各类读者口味，故俞先生的《杂拌儿》一版再版，名重一时。另外，王云五先生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丛书不是也很杂么，但生命力很强，却也传了下来。想到这些，我们心里也就踏实了。

溢美之词说得太多了，实际上丛书也并非尽善尽美，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，丛书的全体编辑，准备总结总结，同时欢迎广大读者和同行们批评指正，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，更细些，更令人满意些，以实现我们的初衷——“《又一村》，亮出了一个新境界；《又一村》，展现出一片新天地！”

## 序

高 信

中山同志(笔名若白)把这本《山中小唱》编好后,匆匆从商洛山赶到我西安南郊的新居,令我为此书写一点序一类的文字。我说:由我写序,是不妥的,因为我不是写序的最佳人选。按成规,写序的人,必得或居显要,或有大名。这两项于我都不搭界。虽然前些年,一位学界后辈为其前辈宗白华的文集写过序,一时传为美谈,但终究还是行不通。不过,写一点读后感想之类也还不敢推辞。原因很简单:一来,我们是朋友,朋友看到朋友的作品能够出版,自然高兴,写千把字以表祝贺,原是情理中事;二来,你曾经是我的上级,上级有令,下级当然得执行,下级服从上级么!虽然打了一点小小的折扣;第三,我对你的写作情况比较熟悉,谈谈感想,也还是有资格的。中山听了我的话,不禁哈哈大笑道:那行!那行!中山是一位挺随和的人。我感谢他对我的信任,也佩服他洁身自好,没有染上时下流行的文剑习气,依然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作家的质朴和纯真。

中山写散文,路子颇宽。举凡散文三大类,议论、记叙、抒情,样样来得。写得最多的大概是议论散文和记叙散文,抒情散文比较少,而且多附丽于以上两类之中。这与他的学养、才情有关。犹记得当年在一块谈文说艺之时,他常说到,北方的《散文》,南方的《随笔》都发散文,相形之下,他更爱好南方的

《随笔》。这看法正与我的私见相合。我们认为北方的《散文》侧重于抒情，南方的《随笔》则着力于议论、记叙，而后者，洋溢着扎扎实实的学问功底，深沉厚重，炉火纯青，前者的抒情是年轻人的事儿，精致小巧，玲珑剔透。当然，文体之间，并无轩轻，作者运笔的选择，当然也有充分的自由。中山之于议论、记叙散文情有独钟，我前边说过了，与他的学养、才情有关。他酷爱读书，尤其对古典文学爱之、通之。前些年，我曾为文，力主他研究古典文学，一位朋友不以为然，写了文章教诲我：“须知写什么是勉强不得的。”我自悔失言，不敢吭一声。现在看来，我们可以握手言和，大家都不必为中山同志的文路指点方向，中山是有主见的，搞古典文学研究，未尝不能写散文，写散文又未尝用不上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积累。两者结合，远缘杂交，自有好文章出现，《山中小唱》足以证明此言不虚。

中山的散文的特点，以我之见，刚健之美加诸而不愧。他写山、写水、写人，他写情、写景、写事，朴实无华，娓娓而道，华瞻来自醇厚，壮美源于真实。他不会扭捏作态，也不屑无病呻吟，他的散文全然是他性格的物化，是他不可已于言的至情至性的自然宣泄。至于他的偏重于议论的杂文，那冲腾着的爱憎之情则有点灼灼逼人。他曾慨叹于革命传统的一度被冷落，焦虑于读书之未成风气，亦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痛心疾首，这些都化成他的杂感和随笔见诸报端。我总以为，从散文易于看出作者的品格，而从杂文，则更易于看出作者的品格和思想。中山的杂文的刚健之美，正表现在它的有堂堂正正之气，也表现在他的昭然毋隐的对真善美的礼赞和对假恶丑的抨击，他不去掉书袋以充渊博，摆花架子吓唬读者，更不以阴阳怪气冒充“杂文味”，以油腔滑调糟踏幽默。我这样说，并非是说中山的杂文已经至完至美，不，当前，杂文创作能够达到鲁迅先生那样水平的作者还是太少，太多的倒是诚如严秀同志所批评的那种：一些作者“大多采取打麻雀战办法，动辄数百篇，两三年

间,数量之多,往往胜过鲁迅数倍,所遗憾者,往往无一篇令人一看不忘之作”。中山同志之不足,倒是写得太少。我希望中山在保持相当思想水平艺术水平的基础上,多写再多写,定能卓然有成。

《山中小唱》是中山写作的一个小结,以此为起点,前边的路正长。中山,努力呵!

1991年11月26日于西安南郊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序.....           | 高信(1) |
| 植韭兰记.....        | (1)   |
| 山中小唱.....        | (4)   |
| 塔云山记.....        | (6)   |
| 观淘金记.....        | (9)   |
| 商洛的戏.....        | (13)  |
| 月亮岩溶洞记.....      | (19)  |
| 买鞋.....          | (21)  |
| 桃茶.....          | (23)  |
| 武关记游.....        | (26)  |
| 耀邦同志在商南.....     | (29)  |
| 谈蜘蛛.....         | (32)  |
| “国情”补论.....      | (34)  |
| 试治内部“消化不良症”..... | (36)  |
| “与愚昧告别”侧议.....   | (38)  |
| 两则外国官员轶事读后.....  | (40)  |
| 说“靠”.....        | (42)  |
| 关于“对话”的随想.....   | (44)  |
| 蚯蚓和蝉.....        | (46)  |
| 代为徐懋庸总结教训.....   | (48)  |
| 且说“微服出访”.....    | (50)  |
| “龙潭湖现象”解析.....   | (53)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真还得听夫人的 .....     | (55)  |
| “盗亦有道乎”? .....    | (57)  |
| 民谣 .....          | (59)  |
| 假作真时 .....        | (61)  |
| 值得商榷的命名 .....     | (63)  |
| 世说新篇(一) .....     | (65)  |
| 世说新篇(二) .....     | (67)  |
| 痛苦的笑料 .....       | (69)  |
| 觅辙 .....          | (71)  |
| “人才赤字”问题刍议 .....  | (73)  |
| 五百吨钢铁与五百个塞子 ..... | (75)  |
| 落叶无情令人恼 .....     | (77)  |
| 揭短 .....          | (79)  |
| 广告的危机 .....       | (81)  |
| 人生何时算成熟? .....    | (83)  |
| 祝福巴老袁邓拓 .....     | (86)  |
| 为了杂文的繁荣 .....     | (89)  |
| 杂文评奖感言 .....      | (91)  |
| 如此秘诀 .....        | (93)  |
| 纪念鲁迅的感想 .....     | (95)  |
| 门外品戏 .....        | (97)  |
| 报刊批评之我见 .....     | (101) |
| 文能化人 .....        | (103) |
| 战癌女神铜像的启示 .....   | (105) |
| 谁说了算? .....       | (108) |
| 谁值得“万岁” .....     | (110) |
| 论成败 .....         | (112) |
| 杂感五则 .....        | (114) |
| 信嘴吃断江山 .....      | (116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慢”谈外国·····          | (118) |
| 要熬得住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20) |
| 某公“三不论”析·····        | (122) |
| 灯下漫笔两则·····          | (124) |
| 张群的名言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26) |
| “开会迟到”发隐·····        | (128) |
| 读“人”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30) |
| 迁居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132) |
| 读书偶记(一)·····         | (134) |
| 读书偶记(二)·····         | (136) |
| 附录:也说“活得很累”(易歌)····· | (138) |
| 羞见刘郎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40) |
| 贪夫之鉴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42) |
| 王伯祥论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44) |
| 谈谈家教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46) |
| 关于“读书无用论”的思考·····    | (148) |
| 读《英国采访录》·····        | (150) |
| 替总理作难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52) |
| 伊索的“人”观·····         | (154) |
| 偶记二则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56) |
| “框框调调”新解·····        | (158) |
| 说多论少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60) |
| 史笔千秋功不朽·····         | (162) |
| 灯下小集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65) |
| 附录:书友若白补描(沈庆云)·····  | (167) |
| 后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169) |

## 植韭兰记

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一盆韭兰，葱绿细长的叶片，水灵灵地闪着绿色的亮光。给我的小书房，平添了一派生气。

还是前年秋末的一天，我的好友老李，带着一丛绿莹莹的韭兰来家。一进门，他颇为认真地说：“这丛韭兰送你吧，我很喜欢它，不知你是否也爱？”说实话，我是一个性情粗疏古板的人，素来不喜欢摆弄花花草草。我把韭兰接过来顺手放在窗台上，话题也就渐渐扯到别的上去了。送别老李，我又忙于读书，写字，至于韭兰，我全忘掉了。

不觉时间过去了个把月。一天孩子告诉我：“李叔叔明天来家玩。”这一说，我忽地想起了老李送的韭兰，心中暗暗叫了一声：“糟糕！”急忙走到窗前，只见韭兰的一缕缕须根，已干缩成很小的一团，又黑又小。我把枯黄的韭兰秧拿在手中，心里感到沉甸甸的……无意中用手指掰了一下那干枯的茎干，我却为之一惊：那细细的小茎中，竟透着淡淡的黄绿色，用手指甲一掐，还有些细的水汁滴出来。它还活着，没有死去！我兴奋、激动了。赶忙让孩子去买了花盆，把它端端正正地栽下去，小心翼翼地浇上一杯清水，再覆上细土，放到写字台上。

第二天，老李果然来家。我心想他一定会要看看韭兰长得怎么样的。可是，老李竟然没有提起韭兰的事儿，只是兴致勃勃地同我谈起他们学校改革的事情，以及他的设想和打算，表示一定不辜负广大师生和校党支部的期望，在教改中创出一

个新局面。从他那眉宇间和谈话的神情中，我感到了一股力量，一颗热烈坚毅的心。

此后，我每日总是细心地照料韭兰，浇水、松土，有时把它移到窗口旁，晒半天太阳。嘻！草木也有情啊！过了不久，那枯黄的小茎渐渐变青、变绿，茎心抽出米粒点绿芽芽，日渐伸长着，一个多月过后，韭叶状的叶片竟绿莹莹旺争争地长成一丛，在微风中轻轻地摆动着、摇曳着，似舞，似笑，似歌。当我走进书房，坐在写字台旁，便深深地感到一种生命的力量，是那么顽强，那么坚毅，又是那么纯净鲜亮而有情。也怪，看着这丛韭兰，我便不由地要想起老李。

他已到中年，是一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，二十年前，他刚刚大学毕业，便分配到县里的中学任教。他爱写诗，报刊上也发表过一些很优美的作品。饭后课余，常和几个情趣投合的青年教师，聚谈诗文写作，互相切磋学问。不料这样的活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动的非法活动。他由此被开除了公职。在那以站队划线为革命的年月，他是吃尽了苦头的，然而他却没有枯死，仍以微弱的生命，挣扎着，期待着……

1979年的春天，他复职了。有一天，他突然登门来访。我们一见面，他便微笑着说：“慕名来访。”然后才通名报姓。其实对于他我是早就听人谈过的，只是未曾晤面而已。此后我们往来渐多，他每每谈文论世，颇有发人的见解。这株韭兰，就是他当选为县人民代表之后赠我的。前些天，他又来看我。当我指给他看葱葱郁郁的韭兰时，他沉默一会，舒心地笑了，平静地对我说：“这韭兰是很耐实的，不会轻易死，我怕你看到它枯黄的样子把它扔掉了。”我忽然感到两颊一阵灼热……

老李现在已担任了县上重点中学校的教导主任、县人大常委会的常委，除了管理学校的教学事务，参加县人大常委会的活动，还主动兼任了两个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课程，每天真是忙得不亦乐乎。可他从不叫苦叫累，总是那样微笑着，有条不

素地做事，学校的教务活动安排得妥妥当当，为学生备课、授课一丝不苟。他每次参加人大常委会的会议，都能带来许多新鲜的意见，发言来，情真意切，深刻感人。近来，他又重操“旧业”，时时写诗填词，走笔为文，颇有凌云健笔之势，我深为他忘我的精神感动不已。

啊，我愿春天常在，韭兰不凋！

1983. 6.

## 山中小唱

### 山 路

没有起点，也没有终点。

弯弯曲曲，坎坎坷坷，不平不直。有时陡岩迎面，不免使人望而却步。

静静地躺在山间林莽之中，没有矫饰，没有一丝引人注目之处，默默地向行人指示着前途。

像严峻的导师，也像历史和人生的教科书。每一段，每一步都在考验着行人的脚力和意志。既把无限风光的高峰指给有志者，也把曲折和困难呈献给人生。

不畏崎岖艰险的勇于攀登的人，从这里登上座座峰巅；

贪图安逸舒适的懒汉懦夫，在这里徘徊叹息！

### 山 竹

无非分奢望之求，有淡泊自甘之风。岩缝涧畔，重岭峡谷，只要有一撮薄土，便扎根生发，潇洒自得。

展枝挺身，不肯朝青暮黄；虚怀若谷，持节至死不移。

炎日酷暑，霜天冰地，不妩不媚，不艳不丽，始终保持着青翠一色。

即使横遭刀斧倒下去，捆扎成把，也要把灰尘污秽扫除个彻底干净。

## 落 叶

枯槁、憔悴，委身大地。

遵从大自然的法则，把位置让给后辈新生，丝毫未计算过自己的得失利弊。

回首往事，在春寒中萌发，迎烈日风雨成荫。掳住烈日，把荫凉让给行人；抵挡着风沙，护卫田禾幼林；吞下有毒的二氧化碳，吐出新鲜的氧气；穷毕生之力，将空气、阳光和水，化成生命的无涯绿色。

鞠躬尽瘁，把仅剩的片片躯体，也化作沃土，贡献给新的生命。

1981. 10.

## 塔云山记

镇安境内多山。唐代著名诗人贾岛题诗云：“一山未了一山迎，百里都无半里平，宜是老禅遥指处，只堪图画不堪行。”不仅说明山多，而且崎岖险峻异常。然而，最是奇伟峻秀者，要算塔云山哩。

塔云山位于县西南五十余里，山高不知几许，上有佛庙寺院，建于何时，县志无记载，询问山民，或曰明，或曰清，皆相传而无凭。于山下望去，只见云遮雾罩，不能识其面目。

兔年初夏，我邀画家军强等一行四人游于山。我们沿北麓一条叫蚂蝗沟的山沟登山。这沟如一圆锥形的筒，越走越窄。沟中的道儿，盘盘折折，不规不则，临至溪涧，一根碗口粗细的独木架在上边，便是桥。走上去，摇摇晃晃，不由得你伸开双臂，上下左右扭动，碎步慢行，如欲飞空。约一个时辰，便到沟埡，抬头仰望，忽见云开雾散，一峰壁立如柱，如塔，如笋，直刺云天。一束七彩阳光从云缝射下，恰如舞台上的追光灯，整个山峰光灿夺目，美极了。同伴们刚欲取出相机，留住这迷人的画面，忽见云影移动，波光顿收，如絮如纱的云烟从四面豁谷中升起，裹了山峰，遮了林木，变成一片白茫茫的天地，令人叹惜莫及！

登上山埡，坐观山形寺容。两峰峙立，一高一矮，状如驼背。峰间有埡，峰头山埡有寺庙，寺庙间有石板栈道相连。苍松古木覆蔽其上，白云薄雾飘动其间，使人莫测崖的巉峻，涧